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

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嗣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

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廮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以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

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颺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認冀州刺史收悝考實文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蜀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父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

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庸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邊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及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妾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袵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燕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內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傳讀續漢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

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
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
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
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
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
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文賜中傳以下
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宦者也）慶多被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
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
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
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
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
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
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

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没齒之恨（没終歲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各歸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儒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儒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詔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

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正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王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

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

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埋薄（婢卑音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課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

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

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絑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晝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

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
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
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
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
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
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
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
父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爲當陽穆

侯（當陽今荊州地）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
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
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
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羊平平侯舒之
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羊平侯帝以寶嫡舅
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以見耿舒傳立
三十五年薨（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子蒜嗣沖帝崩
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

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官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

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生賤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德王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

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
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
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頻川人也世吏二
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
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
皆留京師恩寵篤密器有司請遣諸王歸藩
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
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
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
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
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
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
第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
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

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釐音僖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

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令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開傳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

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
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平王奉樂
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
政嗣政懱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
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
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
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
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攽曰王不服今案文少一王字）

河間孝王開

相謁王嘗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
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
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
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
（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
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封政
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

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
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
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
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
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
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
不軌覩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

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
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
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
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
間孝王爲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
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
曰列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
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

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劉攽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

夏氏曰孝元后陵曰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奕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

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

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祢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閒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北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刃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謂成長矣）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張皓傳（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

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求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搆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旣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官官有識愚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蕃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

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雍伷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郡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沈督郵戾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

盛諸梁姻族蒲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化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
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
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
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榮
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弃
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
祠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祠）皆正從邪非直也見
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
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
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
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
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
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
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子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捷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纏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
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
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
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
才為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
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閎
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
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
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
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閻字奉高
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
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大常四年遷司空
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
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

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東脩厲節歎樂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歎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纖微感緊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表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馬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

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

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

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

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

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

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以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

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曾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

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以抱關故兼言之

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倫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柱下無朱

暢宇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 齊王喜之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胄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爲尚

書亟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贓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諸矣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矣畢服嘻音僖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 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 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 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戶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

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
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
奢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 循道行
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
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論語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
奢儉之中而夷齊餓死是末操也 無乃皎然自

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
織婦 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
婦食於舍而茹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女子利乎 孫叔敖相楚埋其子被裘刈薪 史記
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
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夫以約失之鮮矣 論語孔子之辭
也言儉則無失 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
之辭 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
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

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棊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帀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

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故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

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高於庭辯詰
職事暠高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
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
史時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
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
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
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
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
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
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
知所為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
人命所係今常侍無詔信何以知非姦
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
之○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

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
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
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
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
國（菆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絶暠至乃
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治鑄黃金爲文
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

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暠
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
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
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
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
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
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
莫復盡心（言各飾僞辭隱匿眞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暠

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當遷吏人詣闕請
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
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
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
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還使匈奴中
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
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

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
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
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
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
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
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
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

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

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
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弁涼邊人咸
爲發哀匈奴聞晶高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
朝賀望見墳墓輒哭祠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
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
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
禮於岱曰臣聞仁義典則道德昌道德昌
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
种岱淳和達理恥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
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
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
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賜之典春秋隱公五年
臧僖伯卒隱公
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
司勳
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
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

思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
從

拂字顯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
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
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
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
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

衝拂揮劒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
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
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
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
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
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
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

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

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誅宦官及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官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

○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

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次恥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卑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

葬諡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棄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以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悻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

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氏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

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

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邰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延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兼劇令去官棄茂

十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恂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大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

張皓爲廷尉故曰卿

使以直爲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橋枉過正

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

張綱

議相思同歸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杜欒劉李謝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章懷太子李　賢　註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也）被位至巴郡太
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
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
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
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
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
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
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
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
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
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
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
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絶跡之處避近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樊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時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孝

道不脩俗事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下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漸進之○劉攽曰立學校案文當作學校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詣令下置幹安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諸郡國不滿五千以）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

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微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懽悦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李帆相逢巴末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

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荅言正旦大失火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左右或有小人壞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王者壙

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尚肆狂戇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求昌太守以功自効○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効當是無功自効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頴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閒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曰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也詩曰檀車嘽嘽嘽音昌善反痑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

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以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門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

劉陶

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産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

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瑨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灾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

劉陶

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

謂不合於時也 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鳥獸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鳥獸得水藻言喜悅也

劉陶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羣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計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乎 禍亦及亦及臣等藿食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案文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

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耔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之下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

皐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
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銾薄之禁後冶
鑄之議銾刻也音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
乃微服遊於康衢見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不爾
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
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
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騎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
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敬曰
注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
瞰三光之文耀視
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
月有謫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
視其文耀也山崩
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
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
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
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
舍築墻壁百堵同睹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

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嘗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

舁營傍偟不能監穌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穌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有其危猶擊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絓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交之時對過所

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勁客之徒過冥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

（劉陶）

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表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

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
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
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
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
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
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弟春
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内鼎沸帝思陶
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

劉陶

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
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
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
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
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
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
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
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

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慄今西
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
東馮翊劒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阮高望
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
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騰四方動搖威之不
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
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上
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
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在上黨也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
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
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
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
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

後毀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之須吏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官官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急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

彌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受取貨賂其官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垂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官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官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

李雲

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

於物色○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
謟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
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黃
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
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
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

李雲

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
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譽
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
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
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

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李雲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攽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

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詭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亂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覩典籍徧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騎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
天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
宿漢官儀曰天子建矣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競
立亂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
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
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婦姪有
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娶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
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
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
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
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
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
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
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録謂仲尼刪詩編録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殺身又常侍黃門亦廣

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

劉瑜

嚴刑威以法正○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官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

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

劉瑜

誠懇之懇懼以觸忤正營慴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灾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孫頌爲

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歎勳等爵瑜誅後官官愈熾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敬玄莒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

殺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
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祆異生乎失政
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
臣當其罰失蛇者陰氣所生蠃者甲兵之
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蠃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
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伐上之痾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心裴回不去有近臣
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惟幄

謝承

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
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
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
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表盜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
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

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注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伎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灾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灾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

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

亦協志弼忤官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
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